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郭敬天
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阿拉尔，中国

【摘要】在乡村振兴与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11—2021 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指标数据与长江经济带统计局资料，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总指数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及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滞后一期检验依然稳健；分维度看，覆盖广度影响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作用最小。该结论为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农村消费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金融服务；消费升级；农村经济发展

1.引言

当前，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农村消费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空间巨大，是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着力点。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基于信息技术并以数字化手段来重新规划金融服务流程，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拓宽了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与触达能力，提升了风险管理效率，使得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的弱势群体也能获得合理便捷的金融服务。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经济发展带，2011 年至 2022 年间沿线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为居民消费创造了良好宏观环境。

顾晓安等[1]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对东部农村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星焱[2]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存在两重性，既降低交易成本、支撑农村数字经济增长，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异也可能拉大城乡“数字鸿沟”。郝小伟等[3]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财政支农水平提升和城镇化推进可进一步促进增收；各维度均能促进增收，效果存在差异，覆盖广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李响[4]指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虽可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但仍面临多重约束，易存在服务深度不足、金融排斥、机构参与动力不强、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李凡空等[5]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制，证实其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优化消费预期赋能消费增长，为本文机制分析提供理论支撑。Kappor 和 Bruhn[6]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互联网借贷领域的应用显著提高了金融服务覆盖面。Franklin 等[7]发现，普惠金融降低了居民使用银行账户的成本，简化了小额储户和农村储户的手续，提升了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预期，增加了农村地区银行账户的使用。Salman 等[8]指出，普惠金融强调平等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结合政策支持，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提升社会凝聚力。Burgess 和 Pande[9]的研究表明，在贫困农村地区增设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减少贫困，提高农村储蓄利率或拓宽放贷渠道均能降低贫困发生概率。方忠等[10]结合国内农村市场特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赋能效应，提出适配乡村场景的金融服务优化路径。钟晓君等[11]聚焦农村服务型消费，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产业赋能、服务下沉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易思等[12]从区域发展差异视角，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鸿沟会显著影响农村消费结构优化效果，佐证了本文区域异质性研究的必要性。李泉等[13]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证实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农村消费水平，还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丰富了消费赋能研究维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多维性与复杂性，现有研究成果丰富，但在区域异质性和结构维度仍存不足。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可深化二者关系的理论认知，丰富相关领域交叉研究，也可为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金融是乡村振兴资源配置的核心，可为农村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激发农村消费活力提供了新路径。本研究结论对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备重要参考价值，既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深化认识、加快数字化转型，也可为互联网金融企业拓展农村市场、优化产品服务提供决策依据。

2.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样本为2011年至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据。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EPS全球统计数据库、《各省份统计年鉴》，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Excel进行数据筛选和整理，利用Stata进行模型的构建。

2.2 变量及指标的选取

参考已有研究，本节将农村居民总消费的对数作为农村居民消费（LNENC）的衡量指标；依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布的数据报告，选取长江经济带地区2011—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df）及三个子指标作为自变量，从不同维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上述指标均除以100测量。

表1.选取的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消费	LNCON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df cov usa dig
控制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干预程度 城镇化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TA GOV UR ER

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TA），以泰尔指数衡量；政府干预程度（GOV），以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各地区GDP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城镇人口比重衡量；经济发展水平（ER），以各地区GDP对数衡量。上述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均存在显著影响。各变量的名称、类别、单位、说明汇总于表1。

2.3 相关模型的设定

本文分析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江经济带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由于各省市之间有经济和地理等因素的固定差异，为了提高检验结果的可信性，本文选用固定效应的实证模型。故设定如下模型：

$$LNCON_{it}=\beta_0+\beta_1 DF_{it}+\beta_2 X_{it}+V_{it}+\varepsilon_{it} \quad (1)$$

在公式中，i代表各省市，t代表时间，β_0表示常数项，β_1～β_2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LNCON_{it}$表示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DF_{it}表示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_{it}代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且随时间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V_{it}表示个体控制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3.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现状分析

中国长江经济带以长江为纽带，横跨东、中、西南部，共覆盖11个省份和直辖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云南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

为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概况，本节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3年）》，从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整合分析11个省市的对应指标。

3.1.1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分析

根据图1，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3年呈稳步上升趋势，总指数从480.4增至4550.91，增长约9.5倍。

2011-2013年为发展初期，增长迅速；2015年起受政策调整、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发展略微放缓。

2017年起总指数重新明显上升，原因有三：一是信息技术普及，扩大数字化服务覆盖、提升便捷性；二是数字金融科技创新推广应用，丰富金融服务供给、提高普惠水平；三是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生态建设，形成多方合作生态，推动数字普惠服务创新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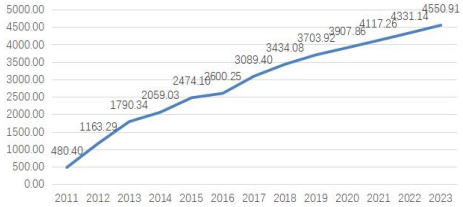


图 1.2011-2023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11 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3.1.2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分析

根据图 2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始终呈上升趋势，2011-2014 年因互联网发展快速发展，用户规模、服务渠道和产品种类均提升。

2014-2016 年指数增速放缓，主要原因一是此前行业快速发展出现乱象风险，监管部门出台措施规范监管；二是市场逐渐成熟，竞争格局形成，市场份额增速减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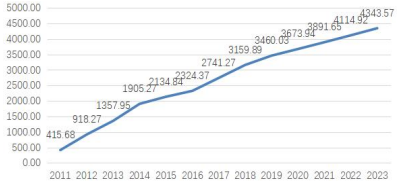


图 2.2011-2023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11 省市）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3.1.3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分析

根据图 3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2011-2013 年稳步发展，2013 年达峰值 215.05，2014 年降至 1923.81，降幅 10.5%，2017 年再达顶峰。

指标两次下降原因：一是 2014 年、2018 年长江经济带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出台政策调整；二是 2014 年、2018 年中国经济下行，居民收入下降；三是 2014 年、2018 年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安全性、用户体验等技术瓶颈，三方面均影响使用深度。



图 3.2011-2023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11 省市）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3.1.4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析

根据图 4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在互联网金融萌芽阶段迅速增长，2015 年达到峰值 4264.67，随后两年下滑，原因一是覆盖范围拓展到一定程度后，发展重心转为深化使用深度；二是 2016 年市场竞争加剧，部分机构数字化程度滞后拉低整体指数；三是 2016 年数字金融安全隐患受到关注，机构面临安全挑战。2017 年后，在政府扶持下，数字化程度再次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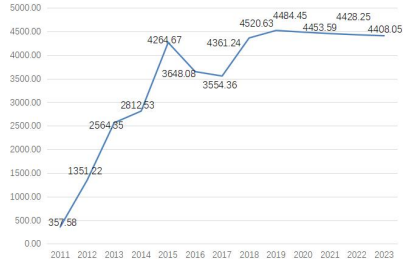


图 4.2011-2023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11 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3.2 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本节梳理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统计局公开至 2021 年的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依据 2011-2021 年相关数据，结合《中国统计年鉴》的居民消费概念界定，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两方面分析长江经济带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现状，总结其消费特征。

3.2.1 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分析

根据图 5，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2011 年的 5959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8060 元，年均增长率为 10.52%，近十年呈稳定增长态势。2013-2021 年对比全国，该区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初期与全国基本持平，后四年超过全国平均，近年增长速度下降，接近全国平均，增长趋势与全国一致。

综上，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过去十年稳步增长，消费水平和结构得到改善，近期增长减缓，逐渐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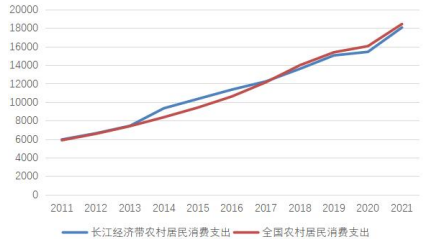


图 5.2011-2021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11 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变化趋势

3.2.2 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分析

根据表 2 观察可得，2011-2021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从 64.91%降至 60.21%，享受服务型消费占比从 35.09%升至 39.79%，消费结构有所优化。该变化源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必需品需求已基本满足，同时相关产业发展带动服务类消

费需求增长。目前生存型消费仍是当地农村主要消费方式，消费结构仍有优化空间。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消费日趋多元，向高品质、个性化方向转变，消费结构变动为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带来新机遇。

表 2.长江经济带地区农村居民 2011—2021 年各类消费支出占比情况

年份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消费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商品和服务
2011	41.70%	6.05%	17.16%	6.13%	10.45%	7.97%	8.30%	2.24%
2012	40.52%	6.15%	17.35%	6.02%	11.39%	7.96%	8.37%	2.24%
2013	38.71%	6.09%	17.96%	5.90%	11.90%	7.30%	9.43%	2.69%
2014	35.05%	5.81%	21.44%	5.93%	11.98%	9.49%	8.29%	2.02%
2015	34.39%	5.57%	21.66%	5.76%	12.51%	9.75%	8.46%	1.91%
2016	33.29%	5.31%	21.93%	5.82%	13.33%	9.90%	8.64%	1.79%
2017	32.30%	5.21%	22.51%	5.68%	13.54%	10.17%	8.78%	1.81%
2018	31.43%	5.19%	22.60%	5.95%	13.99%	9.86%	9.13%	1.86%
2019	31.17%	5.21%	22.27%	5.77%	13.81%	10.21%	9.71%	1.85%
2020	33.67%	4.95%	22.04%	5.71%	13.53%	9.07%	9.38%	1.65%
2021	33.68%	5.19%	21.34%	5.72%	13.65%	9.56%	9.11%	1.75%

4.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 3.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p50	sd	min	max
LNCON	121	9.240	9.295	0.465	8.148	10.21
df	121	2.710	2.769	0.958	0.759	4.607
cov	121	2.484	2.544	1.011	0.499	4.559
usa	121	2.745	2.815	0.974	0.899	5.107
dig	121	3.017	3.354	1.241	0.0760	4.622
TA	121	0.0880	0.0830	0.0430	0.0180	0.202
GOV	121	0.225	0.219	0.0690	0.119	0.402
UR	121	0.461	0.432	0.177	0.139	0.893
ER	121	9.062	8.879	0.639	7.898	10.59

由表 3 可知：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最大值 10.21，最小值 8.148，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2011-2021 年发展差距较大，标准差 0.465 说明序列平稳，波动低；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大值 4.607，最小值 0.759，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2011-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差距不小，受各省市发展、地理位置影响，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

4.2 基准回归结果

在表 4 结果显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均为正向，系数分别为 0.391、0.276，均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增加 1%，农村居民消费提高 0.276%，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表 4.基准回归

	（1）	（2）
	LNCON	LNCON
df	0.391***	0.276***
	（0.010）	（0.017）
TA		-8.395***
		（1.288）
GOV		0.240
		（0.449）
UR		-0.023
		（0.063）
ER		-0.090**
		（0.041）
_cons	8.180***	10.001***
	（0.027）	（0.373）
N	121.000	121.000
r2	0.939	0.968
r2_a	0.932	0.964

注：***、**、*分别是指统计结果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在括号内是对应的标准误差。

4.3 稳健性检验

表 5.稳健性检验

	（1）	（2）
	LNCON	LNCON
L.df	0.364***	0.260***
	（0.009）	（0.016）
TA		-6.758***
		（1.482）
GOV		-0.189
		（0.507）
UR		-0.042
		（0.065）
ER		-0.106**
		（0.044）
_cons	8.359***	10.236***
	（0.026）	（0.404）
N	110.000	110.000
r2	0.939	0.965
r2_a	0.932	0.959

注：***、**、*分别是指统计结果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在括号内是对应的标准误差。

受数据收集的误差偏差、异常值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可能失真，本文通过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滞后一期回归做稳健性检验，结果仍显著：根据表 5，不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为 0.364，证明模型结果有效；加入控制变量后，仍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为 0.260，同样证明模型结果有效。

4.4 异质性分析

本节将三个子指标纳入模型实证检验，探讨各维度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消费的异质性影响，表 6 显示结果如下：表第（1）列

显示，覆盖广度回归系数为 0.270，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覆盖广度每增加 1%，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上升 0.270%，促进消费；表第（2）列显示，使用深度回归系数为 0.191，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使用深度每增加 1%，对应支出占比上升 0.191%，促进消费；表第（3）列显示，数字化程度回归系数为 0.141，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数字化程度每增加 1%，对应支出占比上升 0.141%。在三个维度中，覆盖广度影响作用第一，使用深度第二，数字化程度影响最小。

表 6.异质性分析

	（1）	（2）	（3）
	LNCON	LNCON	LNCON
cov	0.270***		
	（0.017）		
usa		0.191***	
		（0.019）	
dig			0.141***
			（0.017）
TA	-7.924***	-15.975***	-14.138***
	（1.387）	（1.398）	（1.773）
GOV	0.873*	1.578***	-0.208
	（0.449）	（0.582）	（0.758）
UR	0.023	0.076	0.005
	（0.065）	（0.085）	（0.094）
ER	-0.113***	-0.018	-0.062
	（0.042）	（0.058）	（0.061）
_cons	10.079***	9.890***	10.656***
	（0.388）	（0.530）	（0.540）
N	121.000	121.000	121.000
r2	0.966	0.941	0.933
r2_a	0.961	0.933	0.923

注：***、**、*分别是指统计结果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在括号内是对应的标准误差。

5.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指标数据与长江经济带统计局资料，分析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居民消费特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促进农村消费与经济发展，提升生产生活效率；不同维度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不同，覆盖广度促进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数字支付、投资、保险、信贷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提升的主要渠道，数字化投资影响力最大。

5.2 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推动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与金融市场发展，借助数字化技术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拓宽了服务范围和深度，为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弱势群体提供了金融产品服务，改变了金融供给状况。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产生积极作用，促进农村居民提高消费支出，改善生活品质。

第一，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发展。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金融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激励金融机构开发适配产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健全法律法规与风险防控体系，推动行业有序发展；加快服务普及，重点推广数字支付，加强宣传与培训，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和使用意识；强化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开展风险评估与监控，做好服务监测评估，及时整改问题。

第二，大力发展地区性的数字化投资。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夯实投资基础；支持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产学研合作，提升地区数字化竞争力；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多渠道引才，提供智力支撑；出台税收减免、创业支持等政策，鼓励企业投资，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部门协同，整合资源促进发展。

第三，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制定监管规范、法律法规与细则，明确准入标准，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加强跨部门合作形成综合监管体系；完善信息披露和风险评估，改进披露制度，加强风险评估，提高机构透明度与公信力，增强市场信心，加强数据安全保护，防范信息安全风险；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开展消费者教育宣传，提高风险认知与防范能力，完善投诉纠纷处理机制，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顾晓安，倪百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中国物价，2023（11）：69-72.

[2] 星焱.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与“鸿沟”[J].经济学家，2021（2）：102-

111.
[3] 郝小伟，杨林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3（5）：86-94.
[4] 李响.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优化对策研究[J].商展经济，2023（19）：85-88.
[5] 李凡空，李雪瑜.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J].征信，2023，41（3）：87-92.
[6] Bruhn M, Love I. The Real Impact of Improved Access to Finance: Evidence from Mexico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4, 69(3):1347-1376.
[7] Allen F, Demirgüç-Kunt A, Klapper L, et al. The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Understanding Ownership and Use of Formal Account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6, 27:1-30.
[8] Salman A, Nawaz M, Khan M A, et 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J]. Borsa Istanbul Review, 2022, 22(3):517-528.
[9] Burgess R, Pande R.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3):780-795.
[10]方忠，陈舒悦.数字普惠金融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路径研究[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7（2）：32-41.
[11]钟晓君，刘淑文，张日新.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J].林业经济，2024，46（5）：45-58.
[12]Yi S, Qi Y, Ya Y, et al. The impact,of China'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gap on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consumption structure[J]. PLOS ONE, 2024, 19(3):e0308412.
[13]李泉，邓淑婧，赵巍.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分析[J].社科纵横，2024，39（2）：68-75.